

出人头地

天降香孩洛 阳城

司马光有言：“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在他看来，“九朝古都”洛阳简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勃兴的活历史。

自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避犬戎由镐京东迁洛邑开始，历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九朝的经营，这座中原重镇以其近千年的历史莫立起煌煌国都的地位。

洛阳北依邙山、黄河，南望洛河、伊河，西据秦岭、潼关之险，东靠虎牢、黑石之固，雄据天下之中，自古为中原逐鹿之地。周公东征、楚汉争霸、吴楚平叛等著名战争都与这一战略要地密切相关，历史上有名的将军、皇帝，像周成王、周平王、项羽、刘邦、周亚夫、刘秀、曹操、刘渊、拓跋宏、杨广、武则天、朱全忠、李存勖都曾在这里施展过身手。范仲淹曾拿开封和洛阳作了一个比较，说：洛阳险固……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

洛阳近千年来衣冠文物，风教远被。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王充作《论衡》、班氏兄妹修《汉书》、蔡伦试制蔡侯纸、张衡创制浑天仪，神医华佗四方行医，皆为一时盛事。

经学大师桓谭、贾逵、马融、郑玄、何休在洛阳著书立说，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极为热烈。

其后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张华撰《博物志》、北魏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酈道元作《水经注》均名重一时。

“洛阳富才雄。”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曹魏时期的三曹父子、西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均为驰名一时的文人。左思《三都赋》一成，一时“洛阳纸贵”，一时传为美谈。公元744年，李白、杜甫在洛阳双星相会，奠定终生不渝的友谊，白居易晚年居洛18年，以香山居士自号，为洛阳文化增添了灿烂光彩。

洛阳还是著名商业大都。“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战国时期的白圭被天下经营者奉为始祖，一时间，巨商大贾，风行天下。唐代的洛阳城“飞观紫烟中，层台碧云上”，“器尘暗天起，箫管从风扬”。繁华和富足于此可见一斑。

洛阳城近千年的文治武功，为它自身的历史书写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公元927年3月21日，时令已是仲春，乍暖还寒，阵阵北风吹来，仍使人觉得寒意逼人。

这本是极为寻常的一天，但是对于洛阳夹马营赵氏府邸来说，这一天却不同寻常。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座不太起眼的府第中发生的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会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

此时，整个府第，笼罩在一片紧张不安的气氛中。仆从们轻手轻脚忙碌有序地进出着，而客厅中的家主赵弘殷，耳听内室里夫人由于临产的阵痛而一声紧似一声的呻吟声，不禁揪心如焚，坐立难安。

说起赵家，虽不是门第显耀，却也是“累代仕宦”，几世做官。赵弘殷的曾祖父赵朘，曾历任过唐朝的永清、文安、幽都令；祖父赵玘，曾官至御史中丞；父亲赵敬，也曾做过营、蓟、涿三州刺史。至于赵弘殷本人，少年时就勇猛过人，精于骑射，成人后投奔到赵王王熔麾下，正赶上梁、晋两国交兵。双方你死

我活，大打出手，赵弘殷奉命率领 500 精骑驰援晋王。在交锋中赵弘殷左冲右突，跃马横戈，着实地表现了一番，由此得到了晋王的赏识和喜爱，被晋王留下当了一名禁兵小头目。后来晋王夺取后梁政权当上了皇帝，赵弘殷攀龙附凤，也就步步高升，年纪不大，就官任飞捷指挥使。可谓是春风得意，仕途一帆风顺。



赵府主人喜得贵子

当然，美中仍有不足。赵弘殷已人近中年，膝下尚无一儿半女。夫人杜氏，此前曾生育过一男一女，可惜都不幸夭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在那个时代，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每想起这一点，总让赵弘殷愁上眉头，难以安心。他急切地盼望夫人生下一个能够延续赵氏香火的孩子。如今，夫人再次临产，赵弘殷焦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一声嘹亮的婴啼，打破了赵府有些沉闷的空气，赵弘殷忐忑不安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仆妇兴冲冲的脚步由远而近，尚未进门就高声喊道：“老爷大喜，夫人为老爷生下了一位方面大耳、白白胖胖的公子。”赵弘殷闻报，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下地来，好像大病亏虚一样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四肢冰凉，浑身冷汗，以手加额，喃喃自语：“谢天谢地。”

主人喜得贵子的消息迅速传遍赵府，霎时间鞭炮齐鸣，仆从们的道喜声不绝于耳。在全府上下充满喜庆的气氛里，赵弘殷高兴的心情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又不禁为新生的儿子担上无穷的隐忧。宁为和平鬼，不作离乱人。生逢乱世，前途多艰，人活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是多么的艰难。这个儿子会不会像他的兄长和姐姐一样，来到人世不久就中途夭折呢？

赵弘殷的担忧决不是庸人自扰。看一看唐中叶以后动乱的社会，就会发现赵弘殷对儿子的担心不无道理。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坐镇一方的节度使安禄山发兵 15 万，公然叛唐，使唐王朝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这场历时八年，史称“安史之乱”的内战，也使正在沿着固定轨道行进的历史车轮，渐渐失去控制，驶入了险象环生的路段。

大唐王朝的衰亡注定要与一位 12 岁的皇帝联系在一起。公元 873 年，少不更事的李僖被他呼为“阿父”的宦官田令孜拥立为皇帝，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了延续大唐王朝气数的重担。他就是唐僖宗。唐僖宗的荒淫无度给这个气数将尽的唐王朝的灭亡提供

了最好的导火线。公元 874 年，就在他即位后的次年，黄河以北大旱，粮食颗粒无收，官府横征暴敛不已，再也活不下去的农民来不及洗尽脚杆上的泥巴，操起大刀长矛，跟随贩盐商人王仙芝、失意书生黄巢扯起了造反大旗，向唐王朝发起了公开的挑战。

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唐朝皇帝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给大大小小的各类野心家当皇帝提供合理合法的证明。唐僖宗文德元年唐僖宗病死，其弟昭宗李晔即位。靠打黄巢起家的新老军阀李克用控制了河东，朱全忠霸占了河南，李茂贞则占据了凤翔，并且将唐昭宗李晔劫持到凤翔，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准备等待时机通过“禅让”取得正统的皇位。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出三国时期曹孟德精心使用的一招，仿佛也给这些军阀们提供了某种灵感。

朱全忠首先表示反对。这名早年投靠黄巢起义军，归顺唐朝后依靠武力在 30 年混战中雄据中原的将军立即亲率大军入陇，直抵凤翔城下，猛攻凤翔城。一时之间，皇帝争夺战难解难分。攻城者称守城者为“劫天子贼”，城上人也不是好惹的，大骂城下人为“夺天子贼”。此时正值公元 10 世纪开始的第二个年头。

攻城日久，遭殃的还是平民百姓，凤翔城被围，供应匮乏，冻饿而死的军民不知有多少。是时城中人肉 1 斤 100 钱，狗肉 1 斤 500 钱，动乱年代人命不值钱，算是又找到了一个凄惨的证据。

百姓苦痛，被劫持的皇帝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傀儡皇帝李晔当时也只能一天喝粥，一天吃煮汤饼苟延性命。最后，力量单薄的李茂贞顶不住朱全忠的强大攻势，被迫将李晔交给朱全忠带回洛阳。天祐元年，朱全忠派人杀死了这位 38 岁的傀儡皇帝，矫诏扶立了年仅 13 岁的哀帝李柷。三年后，这位已经成了摆设的皇帝终于在“禅让”声中被赶下台来，让朱全忠自己圆了多年来神往的皇帝梦。李柷本人则被发落到山东曹州济阴的一座四周

布满荆棘的宅院。10 个月后，早已没有缚鸡之力的前唐朝天子仍难逃厄运，被新皇帝派来的使者用毒酒毒死在房间，这一并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却由此宣告：延续 300 年的大唐王朝已走到了它的尽头。朱全忠（原名朱温）自己做起了皇帝，改国号为梁。

自朱温篡唐建梁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割据分裂的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后梁的建立，不仅没能使军阀混战的局面得到一点改观，反而促其恶性发展。一时之间，神州大地烽烟四起，“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富庶的田野，屡屡成为血流成河的战场；繁华的都市，往往沦为狐兔出没的废墟。为了穿上龙袍，坐上龙椅，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演出一幕幕兄弟相残、父子反目、权臣篡夺、军校拥立的种种丑剧。在血泊中，一顶顶皇冠砰然落地，在拼杀中，一个个新皇帝又粉墨登场。50 余年间，仅在中原地区就先后出现 5 朝 8 姓 14 君，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时间不足 4 年。而在南方和山西，先后存在过 10 个割据政权，这其中尚不包括一些小的割据势力，再加上北方的辽政权，可谓是政权林立，山河破碎。

封建军阀们连绵不断的相互争战仇杀，使一般民众遭受着无穷无尽的刀枪之祸，兵燹之灾。唐末的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每次出兵都不带军需，而是用车载着穷人尸体以充军粮。他们“所至屠老孺，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朱温父子为阻止李克用骑兵南下，先后 3 次掘开黄河堤防，导致山东、河南一带河水泛滥，变成沼泽水国。似这样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事例，在五代十国时期多得没法说。

生活在这种大乱时代的平民百姓，无疑是充满苦痛和艰辛的。但是，时势造英雄。动荡的社会也是滋生和孕育英雄的温床。赵弘殷同其他所有做父亲的人一样，望子成龙，期待着自己的儿子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叱咤风云的英雄。于是，赵弘殷给自己儿子起名为“匡胤”，希望他会福大命大，继承和发扬父祖事业，匡正时弊，拯救世人。



后唐明宗李嗣源求天早生圣人

不过，赵弘殷的担心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的儿子虽生乱世之中，但其出生之时却有奇异的兆象，预示他将来的富贵前途。

关于赵匡胤的出生，离奇色彩很浓。据说其母曾梦日入怀而

怀孕。生时胞衣如菡萏，身上有金色，三日不改；生下后体有异香，经夜不消，夹马营前三日不散（刚好照应唐明宗日夜焚香祷盼真龙天子出世的传说）。由于有这个传说，夹马营后改为应天禅院，后人也就称这一“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

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经过长期不遗余力的宣传和吹捧，这些显然属于史官虚构的骗人话，也就自然而然被众人所接受并且加以传播了。

“香孩儿”就这样叫开了。其实，这个刚刚降生的男婴和其他婴儿并没有什么不同。为孩子起这样一个乳名，借此与明宗“焚香”祷告之事攀上点若有若无的关系，沾些富贵之气，倒也反映出失意的父亲对儿子的一种期待。特别是赵弘殷的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初生的婴儿更成为父母的宝贝了。

赵匡胤就是在这种弥漫着期盼和厚望的氛围中进入了少年时代。毫无疑问，他得到了这个家庭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呵护。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群星拱卫的赵家的月亮。为了使小匡胤得到良好的教养，赵弘殷让儿子拜师于一位叫辛文悦的儒师，让他尽早地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夹马营前还有间私塾，老师姓陈，赵弘殷又把儿子送了去，成为这间私塾的生徒。

赵匡胤 11 岁时，杜氏又生一子，取名匡义。非常有趣的是，这又是一个“香孩儿”。《宋史·太宗本纪》称，赵匡义出生的那个夜晚，“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宋人轶事汇编》还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某日，溃兵逃至夹马营，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其时，赵弘殷外出，只有杜氏带着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在家。为避兵祸，杜氏用箩筐担着兄弟二人逃出夹马营，路上遇到隐士陈抟，他一眼看见坐于箩筐中的赵家两兄弟，仰天长歌道：“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意即杜氏一担挑着两个天子。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一母生二帝虽属少见，但以上记载，只能姑妄听之，因为此等离奇的故事很难找到事实上的依据，那位奇人陈抟也不会有这样高远的预见。



匡胤、匡义兄弟

赵匡义小时候很喜欢读书，这一点不似他的哥哥。或许是因为这个将校之家的影响，赵匡胤从小便喜欢习武，对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兴趣。他不大习惯整日静坐在学堂之内，屏息倾听塾师枯

枯燥无味地讲授，他所热衷的是舞枪弄棒，纵马驰骋，他觉得外面的世界要比这沉闷的学堂有趣得多。他读书时经常心不在焉，面对塾师的提问时或不知所言，加之他嫉恶如仇，不容人过，陈学究对他管教很严，乃至声严色厉地训斥。正因如此，赵匡胤不仅不喜欢这间私塾，也不喜欢他的老师。陈学究也拿他没办法，常常两手一摊，叹道：孺子不可教也！赵家搬家到汴梁后，陈学究曾被杜夫人召至门下做门客，赵匡胤也不大理他。赵匡胤当了皇帝时，陈学究仍在陈州村舍开馆聚徒教书为业。其时，弟弟赵匡义判南衙，召陈学究前来计事，赵匡胤很生气，送他一些白金，把他打发走了。愚腐的陈学究路上遇到强盗，所带白金全被抢光。此后陈学究又在陈州重操旧业，也极不景气，生徒很少。开馆于官家驿舍，也颇窘迫，一天傍晚，他独自饮着闷酒，醉倒后再也没有起来。当然，这是后话。

赵无意于学问，但却承继了父亲的秉赋，可是喜欢舞枪弄棒。学练骑射，技艺果然非同平常。《宋史》记载说，一次有人拉来一匹没有驯化的烈马，他竟等不及配上马鞍和笼头，就跃马扬鞭，放纵狂奔开来，烈马朝城门冲去，在场的人眼见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碰在城门门楣摔了下来，都吓坏了，以为他不死即伤，不料他却若无其事地从地上跃起，奋力追上烈马，纵身跳了上去。还有一次，他与同伴韩令坤在一间破旧的土屋里赌博，看见屋外麻雀相斗，两人便不顾一切地竞相捕捉，结果土屋轰然一声倒塌下来，所幸没有伤人。

在距赵匡胤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与真马大小相近的石马，半身埋在地下，半身露出地面。听老人们说，这石马已埋在这里好几百年了，是古时一位大将军宅邸前的石雕。这大将军勇猛强悍，战功卓著，曾称雄于当时。大将军的坐骑是天下少见的良骥，战阵之中一往无前，迅捷灵活，效命主人，大将军多得其助。大将军也十分喜爱自己的战马，视它为最忠实的伙伴。但是，在一次战事中，此马却中了从暗中射来的毒箭，等到它驮载着将军冲出

重围后，箭毒发作，死去了。将军万分悲痛，如丧爱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无尽的思念，他请人仿照那马的样子雕刻了这尊石马，立于门前，朝夕相伴，四时供奉。



赵匡胤爱马如子

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赵匡胤幼小的心灵，对那位不知名的大将军和那匹似通人性的战马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慕之情。每至这石马前，悲壮的一幕如在眼前。他还不只一次地骑在这石马上，遥想战马当年，耳畔似有杀声响起。此时，他内心中便平添了几分英武、几分豪迈，他也痴迷地憧憬着，将来有一天他也要跨上一匹这样的战马，冲杀于刀光剑影的沙场，建立绝不逊色于那位大将军的英雄业绩！

天涯浪子

赵匡胤慢慢地长大了。在此后的 10 余年间，赵匡胤所处的时代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一是内乱不止。短短的十几年，竟经历了三个朝代，五个皇帝。政治风云变幻不已，兵兴征伐不止，生灵涂炭。

二是中原大地除频繁的更换朝代和皇帝外，还屡遭契丹军队

的侵扰。石晋开运三年十二月，赵匡胤 20 岁时，契丹再度南下，攻入开封，大肆劫掠，又“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由于赵弘殷是石晋的禁军将领，其家室也就随之从洛阳迁至了开封，可以说，契丹此次入侵开封，赵匡胤是亲历战乱之苦。

三是父亲正处于落魄时期。长期没有得到提升，仕途无门，前途未卜，其情绪、其家庭生计都大受影响。

四是自己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开运二年 19 岁的赵匡胤领受父母之命与贺家小姐择吉成婚，承担了当丈夫的责任。

成家应当立业，特别是身为长子，面对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和窘迫潦倒的家庭现状，赵匡胤更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非同一般。

乱世之象，必生不甘之心，也必有不甘之人。当 22 岁的赵匡胤感到依靠家庭的帮助来改变现状的路子走不下去的时候，他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离开家庭，去外面闯荡世界。他知道机会的重要性。与其在这兵荒马乱的地方了此一生，不如到外面的世界去碰碰运气。这天，他兴冲冲地来到父母跟前，合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赵弘殷夫妇听罢，先是一惊，继而不约而同地表示不同意。这些年，赵弘殷的官职一直未得到提升。他从自己在仕途中的坎坷经历出发，认为当今乱世虽是武人的天下，但能够建立功业或称王称帝的多是根基深厚、割据一方的枭雄。作为一个禁军校尉之子，位卑势小，很难有所作为。杜氏则是担心儿子的安全。她说，现在到处动刀兵，只身一人到哪里去？莫如呆在家中，守在父母娇妻身边，平安地过日子，等以后太平了再图进取。

赵弘殷夫妇的一番劝说并未动摇赵匡胤的决心。但他觉得一时又难以说服父母，只好点头应诺而去。

赵匡胤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新婚不久的妻子。一向恭顺的

贺氏只是低头垂泪，默默不语。后来，她小声告诉丈夫，她已有了身孕。望着柔弱的妻子，赵匡胤一阵心痛。他岂愿与妻子作新婚之别？怎不希望看到自己孩子的问世？但是，心中的热望最终



赵匡胤作新婚之别

还是使他割断了似水柔情。他只是没有马上告诉贺氏，他怕伤害她。

一个雾蒙蒙的黎明，21岁的赵匡胤身背简单的行囊，走出

了他从小厮守着的家门，走出了后汉都城开封。他没有太多的留恋，只知昂首前方，大步前行。

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风云际会，衣锦还乡！然而希望不等于现实。迎接赵匡胤的，不是鲜花美酒，而是残酷的现实。离家后，赵匡胤过着四海为家、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是辽远的，到过今日的陕西、甘肃，南行又路过今日的湖北。但是，赵匡胤所期望的机遇并没找到，两三年过去了，依旧是一无所遇，两手空空。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赵匡胤算是真切的体会到了。两三年中，赵匡胤遭到过寄人篱下的尴尬，饱尝过穷困潦倒的悲苦，品味过受人白眼的无奈。人情薄似纸，世态多炎凉。渴饮山泉，困卧树下，真是说不尽的辛酸，道不尽的苦辣。下面几例事实，可以说明当时赵匡胤穷困潦倒的情形。

一次路过原州的潘原县，经过长途跋涉，饥困交加，没奈何只得和衣而卧在路旁的树荫下，聊作休息。到了潘原城后，赵匡胤囊中羞涩，盘缠所剩无几。于是打算和一班市井无赖赌博，希望能赢上几吊钱。说也奇怪，这天赵匡胤手气出奇的好，盘盘获胜。正当赵匡胤十分欢喜地准备离开时，这帮输红了眼的赌徒，欺负他是外乡人，竟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将赵匡胤痛揍了一顿，然后将赵匡胤的钱财一抢而光。赵匡胤势单力孤，人地两生，只得忍气吞声，自认运气不佳。赵匡胤不仅没有赢得金钱，反而将自己仅剩的一点本钱也搭了进去。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亏吃大了。

有一位和尚在道路旁开垦了几亩土地，种植蔬菜。一天，这位和尚梦见一条金色黄龙正在他的菜地里啃食莴苣，和尚猛然惊醒，看见的却是一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正在以莴苣填充肚皮。除掉故事中荒诞迷信的成份，这件事说明赵匡胤饥饿难忍，竟然不顾身份，饥不择食，偷吃别人菜地里的莴苣以充饥的事实。

赵匡胤离家之后，沿着黄河西上，浪迹河南、陕西、甘肃，

一无所获，穷途落魄，无脸回转家门，只得硬着头皮，转而向东，沿着汉水，前往湖北投奔复州防御使王彦超。王彦超看到这个同事的儿子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眼都没抬，只是拿出 10 贯钱，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似的就让他上路走人。这真是龙困浅滩遭鱼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赵匡胤怀着一肚子窝囊气，又奔波到随州。随州刺史董宗本倒是看在与他父亲同殿为臣的份上，勉强强收留了他。可是，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诲却不买这个帐，看不起这个远道而来的穷酸大，经常仗势欺人，对赵匡胤横加侮辱。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是，寄人篱下的日子也实在难过。一次，赵匡胤同董遵诲两人一起谈论用兵打仗，饱食终日的公子哥在这一点上自然不是赵匡胤的对手。董遵诲大感失去了面子，竟然恼羞成怒，挖苦道：“阁下既然这样足智多谋，才华盖世，又怎会落得今天这种地步呢？”说完，扬长而去。赵匡胤感到难以再在此地呆下去，只好又踏上流浪的征程。

囊中羞涩的赵匡胤此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寄身和乞食于佛舍僧寺。有一老僧善观相，还擅长占卜，见赵匡胤风尘劳顿，仍紫面丰颐，一袭破衣却不显寒酸之态，暗中称奇。待一交谈，更觉此人不可小看。他告诉赵匡胤，汉水以南各个政权都比较稳定，发展前途不大，北方正处乱世，正是英雄有所作为之地，因而赵应北上而不能南下。老者认定此人日后必会发达，不但对他客气有加，而且厚赠金钱，送其北归。

这天，赵匡胤来到宋州归德府。城中有一高辛庙，前往进香和占卜者络绎不绝。赵匡胤一来百无聊赖，二来也想占卜一下自己的命运，便随着人群向庙内走去。

高辛氏是上古帝喾之号，相传他是黄帝之曾孙，尧帝之父，居亳。亳州在涡水之滨，属归德节度使。此地因系高辛氏所居之地，因此，高辛庙在所有的庙宇中最大，日复一日，香火不绝。

赵匡胤进庙后，首先怀着神圣的心情观看了庙宇的宏大建筑，接着便在一尊高大的高辛氏泥塑像前停留下来。望着塑像，

他不禁想到，高辛氏不愧是上古之明君，他即位后，广施恩泽，训及万物，闻言善辩，洞察幽微，顺应天意，体恤万民，仁厚而威严，慈爱而笃实，教养百姓顺性利导，取地之财物节制使用，持中庸之道平治天下，克己修身臣民景仰，如此帝王理应光照千古，垂范后世。当今乱世，倘有这样的明主降临，定能化乱为治，天下太平。赵匡胤也真心希望高辛帝的在天之灵能够给予他力量和勇气，福佑他事业有成。

赵匡胤这样想着，便郑重地在塑像前叩了三个响头。这当儿，有两香客前来，他们燃上三炷香，拿起香案上的杯珓占卜起来。赵匡胤好奇地走上前去，待那几人占卜已毕，他也拿起了杯珓，默默祈祝：“此行若得一小校，请赐吉兆。”赵匡胤随手一掷，结果却仍是不吉！

赵匡胤心想，求一小校即不吉，那就求一钤辖。于是赵匡胤又第二次抛掷，仍不吉。赵匡胤不甘心，又一级一级地问卜，一直到节度使，那杯珓仍未显示出吉兆。

赵匡胤有些泄气了，暗忖，也许我命中注定不是做官的料，只能庸碌此生了。

人在窘急之时会不顾一切的。赵匡胤见自己这样背运，索性没有了负担，问卜前的虔诚和胆怯也一扫而光。他带着几分怒气将杯珓用力一掷，大声发问：“我能当天子吗？”

赵匡胤本来是想掷完就走的，因为他不愿看到令他晦气的结果。但就在他有意无意地将目光投射到香案上时，却吃惊地发现，那杯珓一俯一仰，是圣珓！

赵匡胤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仔仔细细地看过，一点不错，是圣珓！此刻，赵匡胤又不禁害怕起来，怎么贸然出此狂言，若叫人听到这还了得？所幸旁边无人，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袭上心头的恐惧又代之以无法言说的喜悦。

赵匡胤得意洋洋地走出了高辛庙。占卜的大吉使他忘却了艰辛和冷眼，他要按照僧人的指点继续北行，直奔他向往中的辉

煌！

崭露头角

苍天不负苦心人。当赵匡胤风尘仆仆赶往北方时，正碰上后汉枢密使、留守邺都的郭威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有着一身武艺而老子又在朝中做官的赵匡胤，自然很顺利地成为郭威麾下的一名士兵。赵匡胤东寻西找，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立足点。这一年，赵匡胤 23 岁。

郭威在后汉王朝可算得上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他以枢密使身份统帅大军平定李守贞叛乱后，后汉隐帝对他厚加赏赐，加封为检校太师兼侍中，其地位可说是独一无二。特别是朝廷倚重他抵御契丹入侵而任命他为邺都留守，以宰相兼方镇，节度河北诸州一切军政事务后，郭威更是权重一时。

功高震主，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的悲剧人这开始。

郭威镇守河朔、主政邺都，应当说颇有起色。他同他的助手，天雄军节度使、养子柴荣在邺地搞了一些改革，地方政务井然有序，一方安然，大大提高了政治声誉，也由此引起了汉隐帝的猜忌。乾佑三年（公元 950 年）十月，汉隐帝派使者持诏诏杀郭威，并把郭威留在京城开封的妻小全部斩杀。郭威一怒之下，统率大军，自澶州、滑州，一路过关斩将，招降纳叛，直趋京师，最终代汉而立，自己做了皇帝，成为后周王朝的开国之君。

在拥立郭威的过程中，无名之辈赵匡胤立功不小，所以被提升为东西班行首，做了禁军的一名小军官，从此开始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第一步。不久又被提升为滑州驻军的副指挥使。

郭威称帝后，因其家属被杀戮，便瞩目于他的养子柴荣。郭威是柴荣的姑父，柴荣可说是郭威的左右手。当郭威率大军南下攻打开封时，柴荣被郭威留在邺都稳定后方。建立后周政权后，